

韓非子

冊五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螭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

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

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

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驥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曰取乎。

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

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
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
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
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
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
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
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
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
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
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
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
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

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闕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

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

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
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
相反前後相執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
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
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
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
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
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
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
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
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
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
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

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
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
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
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
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
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
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
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
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
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

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

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
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
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
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
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
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
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恆宋子罕魯季孫
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
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
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
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
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
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

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尙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